

业内呼唤有诚意、见性情、引共鸣的“有效”文学评论

# 靠谱的批评与靠谱的表扬同样稀缺

■本报记者 许畅

“文学评论写给谁看？是作家还是读者？抑或小圈子内自循环？”“批评家是不是成了流水线作业？”“评论家为何容易陷入混沌或失语？”……

近日举行的上海青年评论家高级研修班暨“当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学术论坛”现场，多位专家抛出一组犀利问题，直指当下文学评论存在的“失语”“失效”等病症和困境。

究竟怎样的评论才能有效介入文学现场？超越偏见、短见、盲视、误区，在纷繁芜杂的文学作品中进行甄选，评论家如何真正成为那个“披沙拣金的人”？业内对现状的不满意不满足，恰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文学生态对有效、见性情、引共鸣的评论的极度渴求。

## 套路化：“贴标签”暴露思维惰性与审美匮乏

漠视同年龄层不同个体的作品特性，直接丢到80后、90后写作的框里；动不动以地域为界贴上“东北范儿”“陕式写作”“京味小说”等简单标签……近乎盲目惯常的套路和陈词，直接导致评论的软弱无力，也暴露了一些评论者的思维惰性与审美匮乏。

难怪有声音吐槽——“有的评论文章一旦隐去姓名，根本看不出是谁在写；若隐去所评论的对象，又几乎看不出在写谁”。

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曾提出观点：当一个阐释放在这个作家能说得通，放到另一个作家身上也说得通，说明这个阐释是无效的。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观察到，有些批评家

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当我们对整体创作不满的时候，会举出各种现象来证明，但往往不去“指名道姓”提具体作家作品，“可能碍于作者情面或出于出版社约稿、研讨会发言等其他需求，又容易把具体的某部作品‘拔’得很高”。这就导致了评论标准的不统一，让读者产生忽高忽低的感觉，自然也就难以令大众信服。

“下一部《红楼梦》”“当代版《包法利夫人》”……在一些评论文章中，将作品与中外文学经典“类比”靠拢的说辞并不鲜见。“其实并没有可比性，这样一比，对批评来说反而很尴尬，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令人沮丧的，有时还会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而且会显得分寸失当，结论也很夸张。”阎晶明建议，文学经典本身是高度公共化的精神产品，不要轻易在当代作家作品评论中去“碰瓷”经典，“并不是不能提，而是讨论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

意把握尺度”。换言之，高质量评论有别于一般的碎片式读后感，也不是仅仅为了满足理论阐述的要求而去进行。祛除陈词滥调或单一套路，考验的是批评家的专业性。

## 不到位：对患上失语症的文学评论如何纠偏

不少资深编辑坦言，文学批评是“最敏感、最前沿，也最具挑战和冒险感”的写作。西方“批评”一词源自希腊语，最初意味着“区分”“判断”，即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鲁迅也曾说：“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与评论家同行的作家，往往对患上失语症的批评“并不感冒”。余华就曾在一次对谈中吐槽到位评论的稀缺。他记得，自己的小说《兄弟》《第七天》刚出版

时，一片“骂声”，《文城》面世后“批评的声音换别的作家可能受不了，但对我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怎么批评都‘没用’了”。余华直言，有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很重要，但“有些批评接近情绪宣泄，更像瞎扯。我经历过的赞扬和批评都很多，但是真正靠谱的赞扬和靠谱的批评一样少”。

“批评是门艺术，且是一门能够沟通多种精神资源的艺术。好的批评文章，就是一件艺术品，但是很难达到。”评论家、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坦言，当下急剧变化的世界和纷繁复杂的环境时常让他感到混沌失语。“当很多东西看不清时，我们的批评活动对社会、对思想史、对当代文化推进的介入能力面临着各种障碍。从批评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介入能力不够，这是需要重视的困境。”

或许，有效的介入、掷地有声的评价，是建立在对整体文学脉络的把握，需要批评家将单部或一组作品嵌入时代长卷的坐标作出行之有效的赏析。以小说里的方言

运用为例，王跃文《家山》里的湘方言、葛亮《燕食记》不时冒出的粤语词汇、乔叶《宝水》中的豫北方言等，对于小说家来说到底是不是加分项？“不同作家对方言的处理，对小说家来说效果到底如何？永远都是两面的。一个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指出这种两面性，遮蔽其中任何一面都不是诚实的批评家。”阎晶明说。

在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看来，治疗“失语症”，需要从“论文”变为“文章”，让当下文学批评更接地气，更具可读性。青年批评家何卓伦发现，许多90后、00后作者对所处时代已形成独立判断和思考见解，在创作中擦出了个性鲜明的火花，但这些并没有被顺利精准地反映在我们的评论当中，而是被挡在学术门槛之外，拦在讨论室之外。

这种不对称让他想到，上世纪80年代吴亮、程德培等批评家如何把握了属于他们的时代问题意识，并展开有效表达。“因此，对于同时代的青年写作者，我们作为青年评论家，要尊重前辈情感经验，遵循自己的阅读感受，而不是一味套用前人权威结论，也许就能在前辈基础上品读出前所未有的东西。”

业内认为，称职的批评家应当真正将属于文学批评内部的问题深入下去，面对作品时有真诚的态度，也有必要的尊重，能坚持原则，敢于说出独特见解，以求得与作家形成真正交流对话，体现批评家的存在价值。

## 观众席

# 当“音乐鬼才”与“最好的观众”相遇

夏孜晓

从舞台左侧奔至右侧，雅各布·科利尔(Jacob Collier)以手作“指挥棒”，即兴编织着观众席的不同声部。那一刻，音乐会不再是艺术家的独白，全场多声部合唱声中是无与伦比的治愈与感动。

11日晚，五获格莱美奖的音乐鬼才、有“爵士莫扎特”之称的雅各布·科利尔在交通银行前滩31演艺中心为观众们带来了一场爵士盛宴，弹奏演唱了《藏身处》(Hideaway)、《我所需要的一切》(All

I Need)等个人单曲，并演绎了《太阳出来了》(Here Comes The Sun)、《我的视线无法离开你》(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难道她不可爱吗》(Isn't She Lovely)、《找个人来爱》(Somebody To Love)等怀旧金曲，将人声融进爵士乐、无伴奏音乐、电子音乐等中，演唱现场松弛自由又充满想象力。观众“人均彩虹合唱团”的互动，更是让他惊喜不已。

雅各布·科利尔的音乐是“敲开

的，上海观众热情地加入了这场音乐对话。当观众席中响起悠然的口风琴声时，雅各布·科利尔即兴合奏，钢琴的俏皮跳跃与口风琴的慵懒肆意交相呼应，场间欢呼不断。雅各布·科利尔惊叹：上海的观众实在是大美妙了！他直接跳进观众席，与大家合唱歌曲《最好的部分》(Best Part)，又献出一首《月亮河》(Moon River)，此刻，音乐在所有人心中共振。

这场音乐会是一次真诚的“狂欢”，观众们用身体感受现场，跨越彼

此的隔阂，正如巴赫金所说：“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他们和艺术家进行音乐与情感的双重对话，提供不同的声音，共同完成了一场不可复制的演出。

许多音乐家说过申城有最好的观众。他们不止于台前对演出的夸赞，同时也以互动的方式与艺术家“对话”，他们同样是演出的参与者，这是对艺术家最好的反馈，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实力和魅力所在。

(作者为青年乐评人)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戏好、唱腔好、剧本好，《锁麟囊》可以说是京剧旦行里一部什么都好的戏。”梅派名家史依弘说。11月10日-11日一连两晚，她在宛平剧院带来两场《锁麟囊》。《锁麟囊》被称为“集程派艺术之大成者”，而作为梅派大青衣的史依弘不拘流派大胆挑战，也获得了戏迷的肯定，她出场与谢幕时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便是证明。

史依弘首次尝试学演程派经典《锁麟囊》始于2011年。对于当时引起的波澜，她记忆犹新。“有人觉得你唱了梅派，为什么又要唱程派。”她表示，“过去，尤其上海的名旦像李玉茹、董芷苓，梅尚程荀都唱，观众愿意买票就成功了，本工唱得再好，观众不买票，那就不成功。”12年来，几乎每年她都会收到《锁麟囊》的演出邀约。关于未来的演出计划，史依弘将观众的反馈放在第一位。“唱得好不好，观众说了算，一看没有坐满，我就不唱了。哪怕有质疑，但每次都坐满，为什么不唱呢？”

## 唱程派，是要学习程派的精神

提到《锁麟囊》，无论是脍炙人口的“春秋亭外风雨暴”，还是唱尽悲伤的“一霎时把前情俱已昧尽”，抑或是饱含全家团圆喜悦的“这才是人生难预料”选段都为戏迷津津乐道。《锁麟囊》又名《牡丹劫》，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在1937年应程砚秋之约而作，取自《剧说》中一剧引自《只愿潭》的故事。

翁偶虹在这出戏里对长短句唱词的创新，尤其精彩。一句“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叫人肝肠寸断。而剧中人物薛湘灵从富到贫，人生大起大落后性格的变化，反映在其唱腔、动作、神态上，这也是演员拿捏该剧的关键。除此之外，这是一出以女性角色为主的戏，薛湘灵富而感性，赵守贞贫而自尊，剧中所有人都有一颗悲悯之心，也是这部剧最打动人的地方。

为了找准程派戏的感觉，史依弘下了一番苦功。程派对于旦角的诠释跟梅派有所不同，那时，她抱着学习的心态，学习程派的发声、润腔、韵味与身段。她曾特意前往北京，向程派表演艺术家李文敏学戏。一开始，她想既然唱程派，就要学程派幽雅婉转的声音，便找来程砚秋的老唱片，还把众多程派名家的《锁麟囊》的资料都看了个遍，却仍然觉得哪里不对劲。这时，李文敏的一句话点醒了她，“唱程派，一定是要学程派的精神，按照你最舒服的一种方式去润腔，千万不要因为程派的一出戏而幽咽，把梅派明亮圆润的声音给咽回去了。”这番指点让史依弘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紧绷的嗓子也逐渐松弛，之后反而慢慢唱出了程派的韵味。

## 成熟演员，上台前依旧会紧张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史依弘10岁进戏校，17岁毕业，七年围绕着四功五法苦练。学戏的孩子春夏秋冬都在练习，没有寒暑假。戏校空旷的排练厅冬冷夏热，史依弘冬天早上起来早操，练出手，练踢腿，手脚上都有冻疮。如今，史依弘生活中依然保持着“克制”的习惯，每遇到大戏前，巧克力冰淇淋等上火的食物她碰都不敢碰，生怕长痘痘生渍。即使已是千锤百炼的成熟演员，她坦承，上台前依旧会紧张。“不管多少年功，上台就这么一次，好与不好就在这一瞬间，忘词了、失手了，这一台戏就不完美了。只有不停地登台、不停地见观众，在台上建立起自信。”

史依弘是一个喜欢给自己挑战的演员，她曾以“文武昆乱”“占尽风华”“梅尚程荀”为主题，举办了三大巡演，在全国戏迷观众中引起轰动。“文武昆乱”里，她一人完成《玉堂春》《白蛇传》《牡丹亭》《奇双会》《穆桂英》五部京剧传统大戏，将青衣、刀马旦、武旦、闺门旦等不同行当一肩挑。在“占尽风华”系列和“梅尚程荀”系列中，她独挑梅尚程荀四大旦角流派剧目，更将骨子老戏和创新大戏融合一炉，宜古宜今，允文允武。“对待传统经典，尽量保持原有的样子，同时寻求与这个时代的共鸣，在表演中赋予时代的气息。对于新戏，只要不脱离‘皮黄’，就大胆创新。”史依弘说。



梅派大青衣史依弘日前在宛平剧院为戏迷带来被誉为“集程派艺术之大成者”的名剧《锁麟囊》，图为剧照。(演出方供图)

史依弘一连两晚在宛平剧院演出《锁麟囊》

# 梅派大青衣为何钟情程派经典

# 《惊奇队长2》：靠堆砌搞笑段子和视觉奇观取悦不了观众

■本报记者 柳青

看完《惊奇队长2》，必须得承认漫威团队精准揣摩新生代观众热爱碎片化体验，迎合口号式女性平权的潮流，以至于心安理得地摆烂拍出这种藐视成熟观众智识的小品段子集锦。简单概括整部影片：“中二”少女和她的偶像组成女团，闺蜜情深，达则拯救宇宙，如果救不了，至少还有了不起的小猫咪。导演和编剧很可能是猫奴，但讴歌小猫拯救一切，还是要借用安德鲁·韦伯的一曲《回忆》。

《惊奇队长2》被视为临近年末的好莱坞压轴大电影之一，与之前形成对照，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花月杀手》因为片方对市场信心不足而撤下原定档期。电影俨然成为老无所依的领域，不仅著作等身的老导演得不到票房的豁免权，大银幕对他们也是苛刻的；甚至，在电影中维持情节的完整性，铺陈人物关系，以及塑造复杂的人物——这些传统叙事电影的追求在如今大概被认定属于老龄化的趣味。

大部分以卖座为目标的娱乐电影，是生活的副产品，也是被生活塑造的。没有必要否认，社交网络和短视频釜底抽薪地改变了当代电影的表达方式。这不奇怪，回望1980年代，MTV的风行直接刺激好莱坞商业电影改变了叙事方式、镜头长度和剪辑节奏。回到当下的短视频文化，好莱坞工业正视了这个问题，大半年前，《瞬息全宇宙》把奥斯卡颁奖典礼变成了副业的庆功夜。《瞬息全宇宙》的多重宇宙设定和多线程叙事，是对千禧一代和Z世代观众所熟知的一系列娱乐电影和流行文化段子的借用。

对于新生代的电影编剧和导演而言，“剪刀手”的段子化表达，是一种有效的、也是强势的视听语言，娱乐经典和流行文化资源被拿来调度，通过新的排列组合表达这个时代的爽点和痛点。同样是关于亲子关系中的伤痕和裂缝，科波拉导演的《教父》是1970年代的时代之声，到了今天被诟病“慢得看不下去”，现在的年轻观众嘲笑老教父“不能拒绝的价格”，转身和开洗衣店的亚洲妈咪共鸣。

《瞬息全宇宙》不是一个负面案



制图：李洁

例，编剧和导演从“段子”里开发出新类型的类型，虽然借用甚至依赖观众以往的观影经验，但创作者没有放弃影片内在具体的、坚实的议题。而这样的“内核”，在《惊奇队长2》里并不存在。回溯漫威更早的作品，《雷神》《银河护卫队》《奇异博士》和《惊奇队长》一样，依靠“漫威宇宙”的设定红利，视听炫目繁杂，笑料拼接紧凑，徒有“太空战事”的热闹，内里空空，类如空心汤圆。

《复仇者联盟》是漫威系列电影的分水岭。《钢铁侠》和《美国队长》系列是正统的“人物列传”剧情电影，围绕两个大男主的宏大叙事是“漫威宇宙”的起源，随着《复仇者联盟》让超级英雄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地球之外，星辰大海的英雄系列交错出架空中的“异世界”，从此，漫威漫画的电影片贩卖的不再是故事，而是混杂着太空歌剧和

交错时光的美国风情画的奇观。早在《惊奇队长》出现之前，《雷神》和《银河护卫队》就把超级英雄的创世和救世消解成碎片化的逗笑，这些系列电影结合成“一荣俱荣”的“粉丝电影”，情节和情理逻辑不再重要，电影贩卖高概念的设定和在粉丝中产生话题性的角色人设，甚至可以说，这几乎是面对粉丝定向投喂的“高定”爆米花电影。

几年前，当漫威开始系统化地把漫画作品电影化时，当时评论的焦点是“电影技术的进步得以把漫画的大场面转化成动态的视听情境”。这么多年过去，在《复仇者联盟》曲终人散，漫威电影进入所谓的“新阶段”后，接二连三高开低走的电影里也只剩下“视觉概念”。《惊奇队长2》按部就班地重复《雷神3：诸神黄昏》的路径，在组装的搞笑段子堆砌了花样

百出的场景和空间概念，并置了宇宙废墟、精灵仙境和太空漫游的组合奇观。漫威的进取心是有的，制造登峰造极的视觉趣味时，不忘与时俱进地戏仿娱乐经典，调侃了迪士尼公主片载歌载舞的传统，利用小猫卖萌的同时大张旗鼓致敬爱伯的《猫》，而这些最终也只是游离的“闲笔”，可这电影里又有什么是不游离的呢？它就是东拉西扯着跑无轨电车。

几个月前，《芭比》的上映让成年女性观众期待主流电影里出现女性本位的观影快感机制，电影不肤浅，但能够把女性焦虑又难解的议题搁置在过家家的情境里博一笑，对许多女观众而言是畅快的。现在看《惊奇队长2》就像是一场东施效颦，又或者投机过了头，要知道，取悦女观众可不是把女观众当傻子。